# 白马啸西风

.

一追杀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在黄沙莽莽的回疆大漠之上，尘沙飞起两丈来高，两骑马一前一

后的急驰而来。

前面是匹高腿长身的白马，马上骑着个少妇，怀中搂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后面是匹枣红马，马背上伏着的是

个高瘦的汉子。

那汉子左边背心上却插着一支长箭，鲜血从他的背心流到马背上，又流到地下，滴入了黄沙之中。他不敢伸手

拔箭，只怕这支箭一拔下来，就会支持不住，立时倒毙。谁不死呢？那也没什么。可是谁来照料前面的娇妻幼女？

在身后，凶悍毒辣的敌人正在紧紧追踪。

他跨下的枣红马奔驰了数十里地，早已筋疲力尽，在主人没命价的鞭打催踢之下，逼得气也喘不过来了，这时

嘴边已全是白沫了，猛地里前腿一软，跪倒在地。那汉子用力一提缰绳，那红马一声哀嘶，抽搐了几下，便已脱力

而死。

那少妇听得声响，回过头来，忽见红马倒毙，吃了一惊，叫道：「大哥……怎……怎么啦？」

那汉子皱眉摇了摇头，但见身后数里外尘沙飞扬，大队敌人追了下来。

那少妇圈转马来，驰到丈夫身旁，蓦然见到他背上的长箭，背心上的大滩鲜血，不禁大惊失色，险险晕了过去。

那小姑娘也失声惊叫起来：「爹，爹，你背上有箭！」

那汉子苦笑了一下，说道：「不碍事！」一跃而起，轻轻巧巧的落在妻子身后鞍上，他虽身受重伤，身法仍是

轻捷利落。

那少妇回头望着他，满脸关怀痛惜之情，轻声道：「大哥，你……」那汉子双腿一挟，扯起马缰。白马四蹄翻

飞，向前疾驰。

白马虽然神骏，但不停不息的长途奔跑下来，毕竟累了，何况这时背上乘了三人。白马似乎知道这是主人的生

死关头，不用催打竟自不顾性命的奋力奔跑。

但再奔驰数里，终于渐渐的慢了下来。

后面追来的敌人一步步迫近了。一共六十三人，却带了一百九十多匹健马，只要马力稍乏，就换一匹马乘坐。

那是志在必得，非追上不可。

那汉子回过头来，在滚滚黄尘之中，看到了敌人的身形，再过一阵，连面目也看得清楚了。那汉子一咬牙，说

道：「虹妹，我求你一件事，你答不答应？」

那少妇回头来，温柔的一笑，说道：「这一生之中，我违拗过你一次么？」

那汉子道：「好，你带了秀儿逃命，保全咱两个的骨血，保全这幅高昌迷宫的地图。」

说得极是坚决，便如是下令一般。

那少妇声音发颤，说道：「大哥，把地图给了他们，咱们认输便是。你……你的身子要紧。」

那汉子低头亲了亲她的左颊，声音突然变得十分温柔，说道：「我俩一起经历过无数危难，这次或许也能逃脱。

『吕梁三杰』不但要地图，他们……他们还为了你。」

那少妇道：「他……他总该还有几分同门之情，说不定，我能求求他们……」

那汉子厉声道：「难道我夫妇还能低头向人哀求？这马负不起我们三个。快去！」提身纵起，大叫一声，摔下

马来。

那少妇勒定了马，想伸手去拉，却见丈夫满脸怒容，跟着听得他厉声喝道：「快走！」

她一向对丈夫顺从惯了的，只得拍马提缰，向前奔驰，一颗心却已如寒冰一样，不但是心，全身的血都似乎已

结成了冰。

自后追到的众人望见那汉子落马，一齐大声欢呼起来：「白马李三倒啦！白马李三倒啦！」十余人纵马围了上

去。其余四十余人继续追赶少妇。

那汉子蜷曲着卧在地下，一动也不动，似乎已经死了。一人挺起长枪，嗤的一声，在他右肩刺了进去。拔枪出

来，鲜血直喷，白马李三仍是不动。

领头的虬髯汉子道：「死得透了，还怕什么？快搜他身上。」

两人翻身下马，去扳他身子。猛地里白光闪动，白马李三长刀回旋，擦擦两下，已将两人砍翻在地。

众人万料不到他适才竟是装死，连长枪刺入身子都浑似不觉，斗然间又会忽施反击，一惊之下，六七人勒马退

开。

虬髯大汉挥动手中雁翎刀，喝道：「李三，你当真是个硬汉！」呼的一刀向他头顶砍落。

李三举刀挡架，他双肩都受了重伤，手臂无力，腾腾腾退出三步，哇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十余人纵马围上，

刀枪并举，劈刺下去。

白马李三一生英雄，一直到死，始终没有屈服，在最后倒下去之时，又手刃了两名强敌。

那少妇远远听得丈夫的一声怒吼，当真是心如刀割：「他已死了，我还活着干么？」从怀中取出一块羊毛织成

的手帕，塞在女儿怀里，说道：「秀儿，你好好照料自己！」挥马鞭在白马臀上一抽，双足一撑，身子已离马鞍。

但见那白马鞍上一轻，驮着女孩儿如风疾驰，心中略感安慰：「此马脚力天下无双，秀儿身子又轻，这一下，他们

再也追她不上了。」

前面，女儿的哭喊声「妈妈，妈妈」渐渐隐去，身后马蹄声却越响越近，心中默默祷祝：「老天啊老天，愿你

保佑秀儿像我一般，嫁着个好丈夫，虽然一生颠沛流离，却是一生快活！」

她整了整衣衫，掠好了头发，转瞬间数十骑马先后驰到，当先一人是吕梁三杰中老二史仲俊。

吕梁三杰是结义兄弟。老大「神刀震关西」霍元龙，便是杀死白马李三的虬髯汉子。老二「梅花枪」史仲俊是

个瘦瘦长长的汉子。老三「青蟒剑」陈达海短小精悍，原是辽东马贼出身，后来却在山西落脚，和霍史二人意气相

投，在山西省太谷县开设了晋威镖局。

史仲俊和白马李三的妻子上官虹原是同门师兄妹，两人自幼一起学艺。史仲俊心中一直爱着这个娇小温柔的小

师妹，师父也有意从中撮合，因此同门的师兄弟们早把他们当作是一对未婚夫妇。

岂知上官虹无意中和白马李三相遇，竟尔一见钟情，家中不许他俩的婚事，上官虹便跟着他跑了。史仲俊伤心

之余，大病了一场，性情也从此变了。他对师妹始终余情不断，也一直没娶亲。

一别十年，想不到吕梁三杰和李三夫妇竟在甘凉道上重逢，更为了争夺一张地图而动起手来。他们六十余人围

攻李三夫妇，从甘凉直追逐到了回疆。史仲俊妒恨交迸，出手尤狠，李三背上那支长箭，就是他暗中射的。

这时李三终于丧身大漠之中，史仲俊骑马驰来，只见上官虹孤零零的站在一片大平野上，不由得隐隐有些内疚

：「我们杀了她的丈夫。从今而后，这一生中我要好好的待她。」

大漠上的西风吹动着她的衣带，看见她曼妙的身影，就跟十年以前，在师父的练武场上看到她时一模一样。史

仲俊的思绪闪回那心底一直珍藏的回忆……

二偷窥

仲夏的夜晚。池塘边虫舞哇鸣，炎热无风。塘边的柳树都低垂着枝条无精打采。「哗啦」一声史仲俊从池塘中

钻出水面，惬意地打开四肢，仰浮在水面，享受着泡在水中的清凉。

静寂中想起日间与师妹上官虹对练习武的情形，无意间碰到师妹胸前绵软顶端的突起那一瞬间的酥麻，不由地

下体又发热勃起。慌乱中急忙收起身子，立在水中。四顾无人方解刚才紧张的心情。这时发现师妹的闺房还亮着灯

光。

「师妹还没入寝？」史仲俊的心中突然闪过一个大胆的念头，身体紧张的发热，精赤着身子爬出池塘，摸向师

妹的闺房。

悄悄捅破窗户纸，史仲俊的眼贴向那个小洞。猛然史仲俊的眼珠暴涨，瞳孔扩张，血流加速口舌发干。

房中上官虹双手举向颈后，拨开颈后未盘好而散落的发丝，解开红肚兜的结扣。红肚兜自胸前滑落，上官虹裸

着上身，弯腰伸手试了下木桶中的水温。

窗外的史仲俊眼珠死盯着师妹浑圆绵软的乳房，下身啵啵的膨胀。师妹弯腰试水温的那一番乳波荡漾，更是撩

拨得史仲俊整个人象个满胀的气球，胀得面红耳赤。手不由的伸向下身握住最难受的所在。

上官虹解开腰间的结扣，将红肚兜放在凳上。然后双手褪掉下身的裙装，整个少女的胴体呈现在史仲俊的眼前。

史仲俊的右手握住充血膨胀的阴茎，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已沸腾，满溢着想在阴茎上寻找宣泄的突破口。史仲俊

慌乱地用力握紧阴茎，眼睛在师妹微微隆起的腹部上柔软的阴毛中探索。浑然不觉龟头上已溢出些许精液。

上官虹抬腿跨入了木桶，那一瞬胯间阴部的显现让窗外的史仲俊有如惊鸿一睽，生平第一次看见了少女的私处。

握住阴茎的手放松了力量，向前撸动带动阴茎的包皮含住了龟头，给史仲俊带来一种难以言说的极度快感。

史仲俊不禁地开始用手在阴茎上前后撸动，一阵阵的快感刺激着史仲俊更急速的套弄。

眼望着心底最爱慕的师妹沐浴春宫，日间曾触摸到的浑圆酥软的乳峰上嫣红的坚挺乳头，手加速在阴茎套弄。

史仲俊所有的神经感觉都集聚在阴茎的带来的快感中，终于随阴茎的喷薄而出一泄如注。

三迷魂

自从偷窥师妹的沐浴春宫后，每晚的夜间史仲俊的脑海里沉迷于师妹的裸体不能自拔，自慰后方能入睡。白天

与师妹习武，总是不由地将视线停留在师妹隆起的胸前，脑中幻想的是师妹赤裸的乳房。思想的走神在对练的时候，

师妹的柳叶刀差点将他的手砍落。

少女的敏感使上官虹发现师兄的眼神总是落在自己害羞的胸前。羞赧慌乱气恼多种情绪冲击着上官虹的心房，

使她好多天都躲避着师兄。

师妹的躲避使史仲俊倍感失落和懊悔，但仍摆脱不了对师妹裸体的渴望，忍不住还是在师妹沐浴的时候去偷窥。

在师妹的窗外留下不知多少肉欲的精液。

史仲俊心中对师妹的爱恋和情欲与日俱增。但师妹开始有意躲避，以前两小无猜无话不说感情一去不返。

这一天，史仲俊在赶集的街道上无聊的闲逛。想起与师妹一起赶集的快乐时光，对比现在师妹对自己的不理和

逃避，心情不由郁闷灰暗。

「酸梅汤！冰镇的酸梅汤啊！」小贩的吆喝声猛然惊醒了迷茫中的史仲俊。

「师妹最爱喝的酸梅汤！」史仲俊急忙叫住小贩，「带回去给师妹喝，借机会好好和师妹聊聊！」史仲俊心想

：「也许能改善师妹和我的紧张关系！」

史仲俊兴冲冲地穿过演武厅，直奔后院师妹的闺房。

「俊儿！站住！」史仲俊回身一看是师娘游若兰。

「帮我去药房拿金创药来！老太太刚才闪了腰！快去快来！」

史仲俊应声接了钥匙转往后面的药房。

史仲俊平时很少进师傅的药房，但金创药还是知道放在什么地方的，在药架上瓶瓶罐罐中拿到了金创药。视线

又被上面一个很别致的小瓷瓶吸引。

「迷魂散！」史仲俊伸手拿下欣赏，「这不是江湖上最厉害的蒙汗药吗？」

史仲俊心中疑惑，「这名门正派最不齿的！师傅怎么会有？」

史仲俊嘀咕着将瓷瓶放回，拿了金创药，再准备端起桌上酸梅汤的一瞬间，在心中闪过一个念头，呆呆的望着

酸梅汤出神。最后突然转身拿了「迷魂散」，拔出塞子用纸装了少许，慌乱的收拾东西出门上锁。

「酸梅汤！」看见师妹惊喜的面容，史仲俊心情古怪。

「今天逛集市看见的，知道你最喜欢的！所以特意买来给你哦！」

「谢谢师兄！」上官虹看着酸梅汤，不由对这段时间冷落师兄有些内疚，「师兄还是很关心我的！」上官虹眼

神瞄向了师兄，「以后还是要和师兄好生相处！」

突然发现师兄的眼神正色色的望着自己因天热在房中穿着单衣罗衫的乳房，上官虹晕红上脸，心中恼怒。

「谢谢你！师兄，我就要午觉啦！你走吧！」上官虹冷冷地说。

史仲俊愕然不知师妹突然态度全变，「好！师妹那你好好休息吧！」史仲俊悻然走出师妹房间。转身迅速潜到

师妹的窗下。

想着师兄刚才色迷迷的眼神，上官虹心中又羞有怒。端起了酸梅汤想泼出窗外，忍不住舌中对这清凉爽口的渴

望还是放下它一匙一匙地享受起来。通体清畅的感觉使喝完酸梅汤的上官虹分外惬意，同时也感觉极度的困意涌上。

转身还没走到床边，身子已软绵倒地。

窗户悄然顶开，史仲俊已然偷偷翻进来。

「迷魂散生效了。」史仲俊压抑住扑通扑通急剧紧张的心跳，走向床边的师妹。

「现在师妹完全让我摆布了？」史仲俊望着摆放在床上的上官虹，还未从紧张的情绪中脱离。

盯着师妹娇媚的面容，史仲俊探身吻住了上官虹吐气如兰的嘴唇。上官虹柔软的嘴唇被史仲俊的舌头抵开，穿

过微启的贝齿接触到了上官虹柔嫩的舌尖，享受着口中的温润清香。史仲俊感觉魂已飘在九天之外。

史仲俊拨开上官虹的上衣，熟练的解开熟悉的红肚兜，急不可待的握住了曾在意想中揉摩了多少次的乳房。

如今如此真实的手感弹性滑手绵软，刺激得史仲俊的阴茎极度胀举，双手加力在上官虹的双乳上揉搓挤压，再

捏住乳峰上嫣红的乳头撮捏，初经人手肆虐的乳头在史仲俊的指下如他的阴茎一样迅速的挺立勃起。

上官虹白玉般的乳房在史仲俊放肆任意中泛红变形，身体在昏迷中也发出无意识的扭动，吓醒了已陷入狂乱中

的史仲俊，使他的动作转变为小心亲柔。

从狂乱中清醒后的史仲俊小心的脱去了上官虹身上最后的一件内裤，床上玉体横陈的上官虹象剥了壳的鸡蛋般

滑腻诱人。

史仲俊心中燥热，同样扯去身上所有衣物，赤条条的爬到上官虹的胯间。心情激动下，伸到上官虹小腹阴毛间

的手禁不住有些颤抖。拨开柔软的阴毛，史仲俊生平第一次如此清晰看见了少女的阴道。

史仲俊曾看过手绘的春宫图幻想过女人的阴部，现今如此真实触手可及充满肉欲的少女阴道就在自己的鼻子尖

前，因为先前对身体的抚摩刺激，阴道口湿润晶亮，散发着一股特有的气息。

史仲俊只觉血冲头顶，浑然不知身在何处，胯下阴茎强烈收缩，大股精液喷薄而出。慌乱中连忙起身，阴茎兀

自在喷射，直标在上官虹浑圆的乳峰上。

强烈的快感由阴茎传至大脑释放在四肢百骸，比之手淫的快感完全不同，停止射精的阴茎因为极度的刺激依然

昂立不疲。

精神完全未满足的史仲俊因为阴茎的喷射过后身体懒洋洋的舒适感而趴在上官虹的肉体上享受着射精后的惬意。

房间弥漫着精液的肉欲气息，依然硬着的阴茎咯在上官虹小腹耻骨上有些难受。

史仲俊起身端着阴茎向阴道口凑。阴茎此刻已有些疲软，未经人事的少女阴道口虽然有些湿润但紧闭的阴唇让

史仲俊无法进入。

史仲俊抬起上官虹的圆臀，伸手将枕头垫入腰下。上官虹的阴部更放肆的挺现在眼前。史仲俊分开她的双腿跪

在胯间，手握住已渐渐疲软的阴茎在阴道口摩搽，龟头残留的精液起到了一定的润滑作用。在强烈的欲望和阴唇对

龟头滑腻的刺激推动下，阴茎又开始抬头勃起。

史仲俊端起昂立的阴茎挤入了大阴唇龟头顶开了小阴唇，狭小的阴道口因为阴茎的粗大和干燥再也无法进入。

迫切的需求驱使史仲俊抽出而又强行挤入，但最终只是让龟头包入无法再进一步。

急切中望见上官虹乳房上的精液，心中一动，抄手将精液抹在阴茎上润滑，这下果然顺利许多，龟头终于突破

阴道口进入阴道。温润窄湿的阴道壁完全紧含着阴茎，强烈的爽快刺激着阴茎，史仲俊快活地享受阴茎传递来的快

感，如坐云端。

方才的「见花谢」使史仲俊不再急速的冲动，他想起了春宫图中的「九浅一深」。于是乎，开始了惬意的抽出

和插入，上官虹的阴道因为不断插入抽出的刺激而分泌晶液，使得史仲俊的抽插愈发润爽，终于在不知觉的深浅抽

插中，处女膜告破。而史仲俊在享受这阴道的紧含润滑中竟不知阴茎带出的处子之血已染红身下的床单。

史仲俊此刻已全然忘记什么「九浅一深」，腰部带动阴茎在全力的插入，恨不得整个人都挤入这销魂的洞中，

昏迷中的上官虹忍受不了如此大力的抽插，丰满的乳房在大幅度的摆动中上下弹跳，口中发出无意识的呻吟。

史仲俊望着身下被自己肆虐的肉体辗转波动，更是肉欲大盛，腾出一只手握住乳房大力揉捏，加速运动。

「哦……」在野兽般的低吼中，将阴茎全根埋入停顿收缩喷射。

上官虹的兵刃是一对匕首，一把金柄，一把银柄，江湖上有个外号叫作「金银小剑三娘子」。

这时她手中却不拿兵刃，脸上露着淡淡的微笑。

史仲俊思绪闪回，看见师妹正望着自己面带微笑，心中蓦地升起了指望，胸口发热，苍白的脸上涌起了一阵红

潮。

他将梅花枪往马鞍一搁，翻身下马，叫道：「师妹！」

上官虹道：「李三死啦？」

史仲俊点了点头，说道：「师妹，我们分别了十年，我…我天天在想你。」

上官虹微笑道：「真的吗？你又在骗人。」

史仲俊一颗心怦怦乱跳，这个笑靥，这般娇嗔，跟十年前那个小姑娘没半点分别，他柔声道：「师妹，以后你

跟着我，永远不教你受半点委屈。」

上官虹眼中忽然闪出了奇异的光芒，叫道：「师哥，你待我真好！」张开双臂，往他怀中扑去。

史仲俊大喜，伸开手将她紧紧的搂住了，霍元龙和陈达海相视淫笑，心想：「老二害了十年相思病，今日终于

得偿心愿。」

史仲俊鼻中只闻到一阵淡淡的幽香，心里迷迷糊糊的，又感到上官虹的双手也还抱着自己，真不相信这是真的。

突然之间，小腹上感到一阵剧痛，像什么利器插了进来，他大叫一声，运劲双臂，将上官虹震开。

这一着变起仓卒，霍元龙和陈达海一惊之下，急忙翻身下马，上前抢救。点住了上官虹的「肩井穴」，只见她

胸口有鲜血渗出，地上掉落一把小小的金柄匕首，另一把银柄匕首，史仲俊的小腹之上亦有鲜血流出，原来金银小

剑三娘子决心一死殉夫，在衣衫中暗藏双剑，一剑向外，一剑向己。史仲俊一抱着她，两人同时中剑。

上官虹被点穴道，不能动弹，心中大悔未能如愿，当下思量如何拖延时间让白马带女儿脱离魔掌。

史仲俊手按腹部，想到自己差点命丧师妹之手，心中的悲痛，比身上的创伤更是难受。

十余年的相思之苦面对现今师妹的绝情，心情大变大吼一声，面容狰狞地叫道：「上官虹！枉我十年来对你痴

心一片却如此对我。嘿嘿！其实十年前我就玩了你，白马李三不过是捡了我用过的破鞋而已！」

上官虹心中大惊，十余年的疑问终在今日得解，自己何时失了处子之身，一直是上官虹不解之惑。与丈夫李三

洞房之夜，洁白丝巾未见落红。

丈夫虽然不以为意极尽温柔，但上官虹一直耿耿于怀对李三心存内疚。此刻方知被史仲俊所染，心中更是羞愧

难过，眼泪夺眶而出。

史仲俊面容扭曲走至上官虹跟前，狞笑道：「臭婊子！你一双破鞋还装什么三贞九烈，嘿嘿………今日老子和

兄弟们一起日了你，看你如何为李三立贞洁牌坊！」

双手运劲，撕裂开上官虹的上衣，饱满的乳房脱离衣物的束缚弹跳而出，迎风颤立动人心魄。站于旁边的老大

「神刀震关西」霍元龙和老三「青蟒剑」陈达海看得心驰神摇，心中暗惊：好个尤物！难怪老二如此朝思暮想。

望见史仲俊在上官虹胸前肆虐，均自色心大起，碍于情面，不敢染指。

上官虹眼见史仲俊性情大变，粗鲁裂衣在自己胸前肆虐，当时就想要咬舌自尽，雷石电闪间想到白马带走的女

儿，顿时陷入进退两难。

为夫保贞洁还是拖延时间救女儿？如何是好！望见史仲俊狰狞的脸和边上两双色欲的眼神，当下一狠心做了决

定：「救女儿！找机会杀了他！」

此刻，心情平静，灵台空明，连史仲俊变态蹂捏乳房带动伤口的疼痛也不觉羞辱，心中思量的是如何借机杀了

他。

「老大、老三！动手啊！和兄弟我一起享受，日死这婊子！」史仲俊望向两人叫道。手下却没闲着正自剥开上

官虹的下身衣物。

「好！」老大霍元龙和老三陈达海竟异口同声应道，可见早已蠢蠢欲动。

两人对视一眼，陈达海望着霍元龙暧昧一笑，霍元龙颇有些尴尬，接口说：「先找地图吧。」转身做势欲找包

袱，寻找地图。

上官虹闻言心中大急，因为地图根本不在包袱里。

「李三已死，地图肯定在这里，不急，先日了这婊子。」史仲俊喊道。

其实霍元龙心中早也如此以为，不过由此遮一遮老大的颜面，显示不象老三陈达海那般猴急而已。

「那好，」霍元龙返身回来，挥手向远处随从们喊道：「弟兄们都辛苦了，下马安营扎寨，准备生火，晚上我

们好生喝一顿。」

众人应声落马，各自安顿去了。

夕阳如血。大漠的高温开始回凉。绚丽的晚霞映在上官虹赤裸的胴体上，更是诱人心魄。

上官虹忽然柔声对史仲俊说：「竹竿，你愿意他们俩也来糟蹋我吗？我的身子除了李三和第一次给了你之外还

没人碰过，现在李三死了，地图也没了。我知道了你是我第一个男人啦，现在我愿意跟你！不要让他俩来糟蹋我好

吗？」

师妹柔美的声音对史仲俊有如电击，顿时木立当场。

「竹竿！」正是年少时师妹对史仲俊的呢称，因为他的瘦长。

种种美好回忆涌上心头，扼杀心底的爱恋又油然而生。

「是啊！李三死了！现在我是他唯一的男人，师妹现在愿意跟我，我最希望的不就是和师妹双宿双飞，白头偕

老嘛！我怎么能让别的男人碰她啊！」

柔情顿起，转眼向那二人望去，霍元龙和陈达海的手正各按住一边乳房在贪婪的揉捏，嫉妒和个人占有欲使得

史仲俊现在极厌恶那两双手。

「老二，不要相信这婊子的迷魂汤，你忘了她刚才是怎么杀你的了啊！」老大霍元龙对已陷入柔情的史仲俊叫

道。

「是啊！」史仲俊脑中一机灵，想起伤了的腹部正在隐隐作疼。

「师妹该不会又在迷惑我，借机杀我吧！」史仲俊心想。

对上官虹说：「师妹，我杀了丈夫李三，你不恨我吗？」口中不再对上官虹称呼婊子，心里是极度希望师妹能

回心转意的。

「恨！开始我真的恨！现在我知道你是我第一个男人，而且十年来未娶，可见你对我的情真意切，叫我如何还

恨得起来！」师妹的一番善解人意的言话顿时将史仲俊十年来的相思和委屈尽数释放眼泪几乎都要掉下来。

霍元龙和陈达海此刻已情欲大盛，下身蠢蠢欲动，如箭在弦上，如何肯就此罢手。看史仲俊现今情形，已完全

陷入上官虹的情网不能自拔。

「不能相信她，刚才她杀你时也是这般诱你上当。兄弟为你着想此刻便杀了她了事，以免后患！」霍元龙拔出

匕首作势插落。

「不可！」史仲俊急忙抬手格开。

陈达海恋恋不舍的将手离开上官虹丰满的乳房，分开二人对史仲俊说：「老二，大哥也是为你着想，这女人确

实让人难以相信。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不要伤了兄弟间的和气，不如这样，老二你先头让我们日了这女人，

兄弟们言出如山，日了她！借此证明她是否真心跟你不起杀念。成了，以后她就是你的女人了，不成，现在就杀了

她，免除后患。」

话毕向霍元龙对了眼神，霍元龙点头首肯，甚是满意老三的默契。

史仲俊此刻心中大乱，不知如何是好，着实后悔起先让这两人来日师妹，现今骑虎难下，老大和老三用话挤兑

住他，不成的话，手起刀落，一拍两散，师妹香消玉陨。

矛盾中转眼望向师妹，上官虹柔声对史仲俊说：「竹竿，到我这来。」

史仲俊应声上前将师妹的头枕在自己腿上。

上官虹对那两人说：「不让师哥为难，你们俩来吧。」

霍元龙和陈达海大喜，霍元龙抢先占住上官虹的下身，分开修长的大腿，双指插入阴道，在阴道壁中搅弄。

尚是干燥的阴道因为粗鲁的进入，上官虹因为疼痛发出扭曲的哼声厌恶的表情溢于言表。

史仲俊大是疼心，黑着脸对霍元龙嚷道：「你轻点！」

霍元龙淫笑：「嘿嘿，就开始心疼了哦！」望着史仲俊脸色越发难看，还是放柔了动作。

上面的陈达海正自起劲的玩弄一对丰满弹手的双乳，揉面团似的挤压合拢，时不时用嘴嘬吸乳峰上的乳头。忍

不住下身的鼓胀，掏出粗大的阴茎在绵软的乳房上磨搽。

上官虹的阴道因为强迫性的搅弄而主动分泌爱液，增加润滑减少疼痛感。霍元龙用两个指头分开上官虹的阴唇，

将阴茎顺利的滑入。

「这家伙的东西比老公的小多了。」上官虹由阴道含入轻松而自然将以往的感觉进行比较。想起老公上官虹念

起杀夫的仇恨，心中大是惭愧。

「我怎么会有如此淫荡的念头！」心念一转，抬头对史仲俊说：「师哥，解开我的穴道好吗？我好难受！」

正自内疚嫉妒的史仲俊闻言想起师妹的穴道还闭着，「哦，师妹，我马上解开。」

解开穴道的上官虹因血流的堵塞，双臂兀自发麻，无法活动。来自阴道的撞击，使她无法积聚真气，加速血液

流转。

上官虹正准备排除杂念运气之时，猛然，一根粗大的阳物捅进嘴里，满满的塞紧口腔舌头都无法转动，慌乱中

几乎要背过气去。

只听史仲俊一声怒吼：「老三，别太过份啊！」粗大的肉棍抽离了口腔，上官虹不由一阵反胃干呕，还没平静

过来，感觉阴道中一股滚烫的热流喷射入身体的最深处，射了！

对已然熟悉的射精撞击在最柔弱的内壁所带来的快感，上官虹不自主地发出消魂的呢喃。心底竟有些不舍阴道

中渐渐退出的肉棍。

史仲俊望着怀中面带红潮的师妹，心中大是嫉妒。

「让这两个狗日的先上了，我都还没日。」

胯间的阴茎不由的急速膨胀粗大。

上官虹正自为身体不由自主的反应而羞愧时，另一根更粗大的肉棍如愿杀入了湿滑开放的阴道。已被挑起情欲

的身体热情的迎接了陈达海的进入。阴道的充实感带动了上官虹整个身体的血液加速，主动的跟随扭动起落。

「不……我不能……」上官虹努力抵制身体带来的快感，双手无意识地抓紧了身下的沙。

「我要找机会杀了史仲俊。」上官虹忽然发现自己的手能活动自如了，明白是因为肉欲的快感而造成。

冷静下来的上官虹感觉到头枕的史仲俊此刻正情欲大盛，翻手握住了他的阴茎。

因上官虹纤手的包含，史仲俊的阴茎突突的暴涨，对身下的师妹大是感激，「师妹，你帮我含一下吧。」

「为……了你……我……愿意……」上官虹的身体因陈达海肆虐的抽插不断起伏，说话都断断续续。

「先……让……那家伙……停一下……」陈达海双手撑地腰肢摆动啪啪地撞击正欢。

「老二！停一下！」

「干啥？」陈达海直起腰将肉棍停留在淫水四溅的阴道中休息。

「让我师妹换个姿势！」

「呵呵，好啊！正有此打算哩！」陈达海啵地一声抽出粗大的肉棍，弹跳昂立晶莹发亮，满是阴道中透明的汁

液。

上官虹翻身跪在地上，圆滚白嫩的臀部突现在陈达海的眼前。

陈达海急不可待的劈开双腿，降低腰肢，双手擒住上官虹的纤腰，腰肢一挺肉棍就此全根送入。

一边休息的霍元龙赞道：「狗日的老三！厉害啊！」

陈达海更是起劲，「奶奶的，真是爽翻我啦！」

上官虹控制着身体的起伏波动，掏出史仲俊的阴茎，口中泌出唾液润湿史仲俊充血肿胀的龟头，手就势上下套

弄。最爱的师妹现在正亲手玩弄着他的肉棍，阵阵的快感使史仲俊魂游九天之外。比之十年前迷奸无知不能动弹的

师妹所带来的满足感真是天上地下。

陈达海眼望自己的鸡巴在上官虹的阴道中翻出捅入，白嫩绵软的臀肉在剧烈的撞击中上下波动。强烈的视觉冲

击让他再也控制不住喷射的欲望，就在陈达海的肉棍翻出阴道惯性插入喷射的一瞬，能准确入洞的臀部突然离开了

他的视线，陈达海滚烫的精液无奈遗憾的飞舞在空气中。

上官虹感觉到史仲俊的肉棍开始强烈的收缩，「要射了！」

上官虹迅速脱离阴茎，直腰反手拔出脑后的发簪，准确得插入魂在身外的史仲俊的太阳穴。

一招得手，拔出发簪攻向兀自射精的陈达海。身后的史仲俊太阳穴的鲜血暴喷而出，下体的阴茎也在同时收缩

喷射。

陈达海在极度的喷射爽快中，被上官虹的发簪插入太阳穴，迷茫中望见白皙赤裸的上官虹就地一滚，捡起地上

银柄匕首甩手掷向躺在地上的霍元龙。惊觉脑侧清凉，鲜血已标枪般射出。

意尤未尽的霍元龙躺在地上闭目养神，盘算着怎么才能把上官虹再日一次。

「狗日的确实是个尤物！」正为想到个妙策而得意时，胸口一阵剧疼，睁眼一看一把银柄匕首整个没入心脏。

大漠尽头的红日开始沉落，无力抵挡大漠夜色中萧肃的寒意。赤裸的上官虹在风中不由的打了个寒战，环顾四

周的三具尸体，上官虹脱力委顿在地。

「李三，我为你报仇了！但我只能用肉体的武器才能杀了这几个仇人，原谅我！我随你来了！」

夜凉如冰，寒风刺骨，月色凄凉无言地照着地上四具赤裸的尸体。

【完】

白马啸西风后传（李文秀篇）

李文秀离了回疆，骑着白马，一慢慢向中原方向而去。师父和计爷爷告诉她的中原繁华景象，毕竟也引得她有

些好奇向往，她不愿再去想苏普，便尽量让自己想些别的事情。

这一日到了玉门关外一个小镇，眼见天色已暗，便准备在这里停歇一晚。小镇不大，只有一家客店。她前往投

宿，不料老板告诉她已经客满了。

她正沮丧间，老板见她武生打扮，问她是否会武，李文秀点了点头，老板便劝她到镇上马大善人马德生家借宿，

说马大善人十分好武且乐善好施，只要她武艺不错，一定会款待她的。她谢了老板，便按老板指点的路径，去寻马

府。

老板所言果然不虚，她在府门前露了一手师门绝技，看得家丁目瞪口呆，飞也似地入内报禀，那马德生很快便

热情出迎，将她接到厅上，给她引见了他的三个姨太太和两个儿子，然后便招待她一起用餐。

李文秀一边吃喝一边打量这一家子，见那马德生大约五十来岁，虽然满脸横肉，但却总是笑呵呵地，显得十分

亲善，他身躯雄壮，肌肉结实，看起来也是练家子。

他的两个儿子马刚和马强都是二十来岁年纪，相貌与乃父甚为肖似，身材却比之更加健硕结实，马刚较为年长，

看起来神态还沉稳些，马强则一双眼睛精光四射，似乎浑身精力无穷，一刻也待不安稳。

那三个姨太太依次坐在右首。大姨太名叫芷若，三十出头年纪，鹅蛋脸，身材中等，丰满有致，话语不多，隐

然是一家主妇，眼波流盼朱唇翕动之间，透出一股成熟妇人的丰韵。

二姨太名叫蕙兰，二十上下，眼睛甚大，一笑就眯了起来，圆圆的脸蛋上也现出两个酒窝，她身材高挑修长，

不如芷若丰满，看起来十分匀称，行动之间还宛如纯真少女一般。

三姨太名叫柔云，十七八岁年纪，瓜子脸，似乎十分害羞，眼睑总是低垂着，说话轻声慢语，动不动脸上就飞

起两道红云，身材也是瘦怯怯地，宛如风中嫩柳，教人一见之下便不由生起我见犹怜的感觉。

酒足饭饱，马德生便力邀李文秀再试演一番武艺。李文秀虽颇觉疲乏，但盛情难却，便走了一趟拳脚。马德生

大声赞好，马强却似看不明白门道，只管向父亲请教。马德生讲解比划了两下，见李文秀已经打完坐，便笑道：「

在下班门弄斧，教侠士见笑了。」

李文秀忙谦逊几句。马德生又指着马强道：「犬子好武如命，偏生资质鲁钝得紧，在下无能，也教不了他。今

日天赐良机，在下不揣冒昧，想请侠士指点指点他，如何？」

说话间马强已经跳到场中站好，李文秀不好推辞，只得笑道：「不敢不敢，还请二少爷指教才是。」也迈步下

场。

马强施了一礼，大喝一声，一拳劈面打来，李文秀不慌不忙，轻轻一闪避过。

马强口中呼喝不停，一拳一脚打得虎虎生风，李文秀也不还手，只是轻灵腾挪与他周旋，一边看他动作。十招

一过，李文秀便看出马强果然是孔武有力，身手也甚为敏捷，只是招数十分简单笨拙，有些动作甚至全不象是拳招，

想来确实是资质有限。

李文秀看得心下有了数，笑道：「小弟要出手了，得罪！」滴溜溜一个转身，让过马强一拳，倏地一掌拍出，

轻轻击中他的肩头。马强中招，却兀自不肯服输，反而被激起了性子，也不管什么招数，拳脚抓插齐上，向李文秀

没头没脑地攻来。

李文秀又不好真个下重手，只好一味闪避。

厅堂地方狭小，马强这么一股拼命般地狠攻，李文秀渐渐觉得狼狈起来。正想伺机反击，不料仓促间脚下一滑，

身体顿时失去平衡，被马强右手毛手毛脚地一抓，正好抓住胸口。

李文秀只觉乳房一阵酸麻，又羞又惊，用力向后一挣，那马强兀自紧抓不放，两下用力，只听「嘶啦」一声，

半幅衣衫已被扯去，李文秀只觉上身一阵凉飕飕，低头一看，自己左半上身和半条玉臂都裸露出来，原本用布条紧

紧束住的左乳，一下得了自由，颤颤地不住抖动。

这一景突如其来，登时厅上所有人都惊得呆了。李文秀最先反应过来，羞得轻呼一声，忙转过身去，用右臂勉

强遮掩住裸露的左乳。马德生也反应过来，一跃下场，重重一个耳光向马强扇去，骂道：「小畜生！」

马强兀自晕头转向。马德生又是一个耳光，转身深深一揖，道：「侠……姑娘，在下实在罪该万死，得罪了姑

娘，还乞姑娘休怪！」

马强也明白过来，惶恐无地，扑通一声跪下，大声道：「姑娘，是我该死，求你恕罪！」咚咚地磕了两个响头。

李文秀虽然大羞，但想想也纯是意外，见马家父子如此赔礼，心下过意不去，忙转过身来伸手相扶，道：「不

……不怪你们，莫要如此。」突然惊觉自己的左乳又落在众人眼中，赶紧又是一缩，羞得粉面通红，十分尴尬。

马德生道：「谢姑娘宽宏大量！」赶紧叫蕙兰扶李文秀去她房里更衣，道：「今晚就委屈姑娘在蕙兰房中休息

吧。蕙兰，好好照顾李姑娘。」蕙兰答应一声，扶着李文秀向后院寝处走去。

李文秀仍然娇羞不已，不敢说话，只管跟着蕙兰走去。蕙兰挽着她赤裸的左臂，伸手轻轻摩挲，悄声道：「妹

子，你肌肤真是柔嫩！」

李文秀大羞，红着脸道：「姐姐……取笑了……唔……」却是蕙兰突然伸手捏了她左乳一把。

李文秀忙道：「姐姐……不要……」

蕙兰嘻嘻一笑，道：「到了！」伸手推门而入。

蕙兰道：「妹子，内屋热水现成，先洗个澡吧？」

李文秀道：「多谢姐姐。」随着蕙兰进了浴室，见屋中央一个大桶，热气腾腾，盛满了水。

蕙兰探手试了试，道：「正好。」转身笑道：「来，妹子，姐姐帮你宽衣。」

伸手便去解她衣带。

李文秀脸一红，推拒道：「小妹……自己来吧。」

蕙兰笑道：「老爷要我照顾你的，不要客气了。」突然扯住李文秀腰带一拉，将她整个儿拉到自己怀里，一只

手轻轻揉捏她的椒乳，另一只手便逐件卸去她身上衣衫。

李文秀猝不及防，只娇呼得一声，已被揉捏的浑身酸软，乖乖地偎在蕙兰怀里任她摆布，轻声道：「谢……谢

谢姐姐……」

蕙兰手下甚是麻利，几下就将李文秀剥得一丝不挂。一下将她抱起，笑道：「妹子，你真轻。」把她轻轻放入

桶中，笑问道：「姐姐帮你洗好不好啊？」

李文秀忙推辞道：「不用……小妹自己就好，姐姐也去休息吧。」蕙兰微微一笑，抱起她除下的衣衫，走了出

去。

李文秀将全身上下搓洗了一遍，浑身放松地坐在浴桶里，只觉周身舒畅，旅途的疲乏似乎都溶进了热水之中。

正在她闭目享受之际，蕙兰又走了进来，身上只着小衣，手上抱着一叠衣服，笑道：「舒服吧？来，起来擦干了，

姐姐给你换新衣服。」

李文秀轻轻应了一声，缓缓站起身来，迈出浴桶，拿起毛巾开始擦拭。蕙兰站在旁边，双眼一刻也不离李文秀

娇美的胴体，喃喃赞叹道：「好美……好美……」

忍不住也拿起一块毛巾，帮李文秀擦拭起下身来。

李文秀只觉细软的毛巾轻轻擦拭着她的丰臀，舒服无比，不禁轻轻摆动起来。

蕙兰笑道：「啊哟妹子，你这么扭将起来，怕不要把人迷死？」手下已深入到李文秀的处女密缝，轻轻揉擦起

来。

李文秀哪里经过这般爱抚？一阵阵前所未有的快感冲击着她的脑海，她不禁樱口微张，「啊……啊……」地呻

吟起来，而浑圆结实的臀部，也随着蕙兰手上的动作一下一下晃动。

蕙兰笑道：「妹子好娇嫩好敏感的身子啊。已经擦干了，看再扭出汗来，把衣服穿上吧。」

李文秀一阵娇羞，红着脸道：「姐姐真坏，把人家搞得难受，还要笑话人家。」

蕙兰把衣服拿到李文秀面前，笑道：「好好，姐姐不笑，妹子把这个穿上。」

轻轻一下抖开，罩在李文秀胸前。

李文秀只觉触体轻软，似是丝质，低头一看，果然是一件肉色薄丝肚兜，短小精致，堪堪掩住了她一对椒乳。

蕙兰将丝带在她身后系好，这件肚兜着体若有若无，若非李文秀坚挺的乳房将它撑得满满的，几乎就象没穿衣服一

般。

李文秀再低头细看，只见这肚兜薄如蝉翼，几乎完全透明，自己一对粉红色的乳头清晰可见，下面还绣着鸳鸯

戏水的图案，不禁面上发烧，道：「姐姐……好羞人……这样穿着怎么见人？给小妹换一件吧。」

蕙兰笑道：「反正是内衣，难道妹子就这么上街？」俯身对她附耳道：「这件衣服别有妙处，只怕妹子以后不

肯脱下来了呢，不信你试试。」

说话间，蕙兰捉住李文秀一只纤手，放到她丰满的乳房上，隔着肚兜轻轻揉动起来。李文秀只觉丝料不住摩擦

肌肤，较之方才蕙兰玉手的爱抚，更有强烈得多的刺激，只两三下，便觉浑身酥麻，快感难当，不自觉间将双手都

按上了乳房，轻轻揉动，樱口半张，发出消魂的呻吟声：「啊……唔……啊……啊……」

蕙兰笑道：「如何？姐姐不骗你吧？来，姐姐给你穿上亵裤，咱们便去安歇了。」李文秀好不容易才把双手从

胸部拿开，只觉浑身酸软，满面发烧，又是一阵娇羞，说不出话来，乖乖抬腿，让蕙兰替她着裤。

很快亵裤也穿好了，蕙兰笑道：「妹子你再看看，姐姐料你以前没穿过。」

李文秀觉得臀部腿上紧绷绷地，用双手抚摸下去，发觉亦是薄丝制成，却是紧身，上齐腰部，下止大腿，将她

平坦光滑的小腹、饱满微翘的丰臀和浑圆结实的大腿包裹得曲线毕现，玲珑剔透，腰部还垂下许多飘带，长约尺许。

李文秀料得又是透明的，不敢低头去看，但觉私处一阵凉飕飕，探手下去，发觉竟开了一个洞，不禁惊叫道：

「姐姐，不好……妹子把它撑破了。」

蕙兰格格娇笑道：「不是不是，那里就是有个洞，这样才方便嘛。」

李文秀嗫嚅道：「可是……姐姐……女孩儿家那里露着……好羞……」

蕙兰拈起飘带，笑道：「不怕不怕，你看，有飘带挡着，看不到的。」说着一拉她手，道：「天色不早了，随

姐姐去休息吧。」

李文秀随蕙兰来到卧房，蕙兰道：「姐姐床大，咱姐俩就同榻而眠吧。」

李文秀应了，二女上得床去，并头躺下。李文秀初次穿着这般暴露淫荡的衣饰，只觉又是不安又是刺激，一颗

心怦怦乱跳，哪里睡得着？

忽觉蕙兰翻过身来，揽住她的肩头，轻轻笑道：「妹子睡不着？哎，姐姐有三个多月独守空房了，今日有妹子

做伴，总算不用再靠这个东西了。」手一伸，拿出一件双节棍般的物事来，放到李文秀身上。

李文秀伸手摸去，发觉两根棍的头上刻成了斜斜的半球形，尾部则用细铁链相连，似乎是用常用的双节棍削刻

而成。那两根木棍触手光滑无比，显是经过细细打磨。她摸了半天，不明所以，问道：「姐姐，这是什么东西？」

蕙兰扑哧一笑，道：「傻妹子，这便是照男人阳具做的啊。」

李文秀「啊」的一声，面红耳赤，一时说不出话来。

蕙兰笑道：「妹子是处女，难怪害羞。我看你体质敏感得很，欲求甚旺，日后若尝过了个中滋味，只怕也是夜

夜离不开它呢。」

李文秀羞得蜷成一团，只道：「才不！才不！」

蕙兰笑道：「真的？我看不象。」突然将手从李文秀身下伸过，抓住了她的椒乳，李文秀「啊」的轻呼一声，

忙用手去推。

蕙兰手上加力揉捏，在她耳边腻声道：「妹子，方才洗浴之时，姐姐揉得你舒服不舒服？」

李文秀被两下捏得浑身酸软，颤声道：「舒……舒服……」

蕙兰笑道：「那就是了。我见马强那小子隔着衣衫便把你捏得面红心跳，就知你十分敏感。」另一只手握着假

阳具，轻轻在李文秀身上各处滚动摩擦。

李文秀只觉那硬梆梆的东西按压着自己柔嫩的肌肤，别有一番滋味，便放弃抵抗，索性闭目享受起来。

蕙兰将假阳具慢慢移到李文秀私处，在她小穴周围轻轻打转，李文秀被挑逗得「啊……啊……」不住呻吟，下

身水蛇一般地扭动起来，想要迎合那假阳具。

蕙兰见李文秀被挑得情动，便将假阳具拿到她唇边，道：「妹子，把它舔湿了，姐姐好让你舒服。」

【完】